

袁枚致法式善、王葑亭函札考释

王红霞 汤 洪

稿本《随园手翰》(索书号 17738)今藏国家图书馆,后附《简斋的笔三札》,收有袁枚致法式善^①书信七札,致王葑亭书信一札。《随园手翰》封面注明“己未夏日,钱泳题”,钐“钱梅溪印”白文方印、“立群”朱文方印^②。《简斋的笔三札》封面注:“诗龛命题,蒋和。”^③

法式善与袁枚交往甚密,书信往来频繁。他在《检阅笏绳斋诗龛图卷慨然赋诗兼忆题图诸知好》其二中说:“袁翁致我书,前后三十封”(《存素堂集二集》卷一);在《题朋旧尺牋后》之《袁子才太史》中说:“前后寄余三十牋,中有两牋公手录”(《存素堂集二集》卷三)。据《随园手翰》卷首法式善门生周廷寀跋可知,这三十封书信到嘉庆三年(1798)尚存十九札:“诗龛藏《随园》十六札,《的笔》三札而已,其文皆自出机抒,非他手所能为。”但袁、法二人的书札今仅《小仓山房尺牋》收录了两札(卷七《答法时帆学士》、卷八《答法学士》)、刘青山从《诗龛声闻集续编》中辑录了一札(《奉时帆先生书》,《法式善研究》,2011年上海大学博士论文)。今将所见书札辑录于下,并略加考释。诸札皆无题,题为笔者所加。

致法式善一

袁枚顿首时帆先生阁下:

五月间,从葑亭给谏处寄上一札,并命作诗序一篇,抄稿呈览,未奉覆音,此时谅当权到矣。第老人大有抱歉于心者,前作阁下诗序时,忘却前年葑亭给谏亦有作序之请,两序结尾中俱引孔子与子夏论诗一段,匆匆竟寄都中。刻下偶翻旧稿,始知一冠两戴,老年昏愤,自觉可嗤。以故,亟将前序

①法式善(1752-1813),清文学家,字开文,别号时帆、梧门、陶庐、小西涯居士。乾隆四十五年进士,官至侍读,曾参与编撰《四库全书》,著有《存素堂集》、《梧门诗话》等。

②钱泳(1759-1844)原名钱鹤,字立群,号台仙,又号梅溪,清代江苏金匮(今属无锡)人。长期做幕客,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工诗词、篆、隶,精镌碑版,善于书画,与法式善友善。

③蒋和,字仲和,一作重和、仲淑,号醉峰,一作最峰。本江苏金坛人,后移家无锡。清学者、书画家,精小学、书法。

另为更改,以免雷同。合册抄稿,寄呈省览。

犹记阁下赠洪稚存诗云:“胶柱与刻舟,一生勤无益。”即此十字,已将二千年一切诗、古文、词精神尽揭矣,除佩服外,夫复何言。老人消暑无事,作《山右两贤歌》,寄刘太史、何水部二人,报其知己之感。然而,当日有人逼昌黎吞丹篆,而在旁抚掌者,未尝不是先生也!故结处亦语及之,第诗作长短句,八十衰翁学儿童持甘蔗而跳舞,诸君子阅之,能无哈台大斲乎?因便修书布意,恭候近祉!不宣。七夕后二日。

(首钤“尺素书”朱文长印,尾钤“袁枚”白文方印、“华里神仙”朱文方印)

按,该信札写于1793年。袁枚给法式善所作诗序今见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(嘉庆十二年湖北德安王塘刻本,今藏国家图书馆),今人王英志校点的《袁枚全集》未收录,录如下:

凡人工一技,虽承蜩画荚,必有独至之思,专精之诣,然后可以永其名于天地间。诗之为道,殆有甚焉。陈后山每登吟榻,婴儿鸡犬皆寄外家。孟浩然落尽眉毫,王维走入醋瓮,其溺苦若是何哉?盖不能吐弃一切,惟诗之自归,则亦不能随险凿幽而探取其微旨。然而,犹有人之天存焉。其人之天有诗,自能妙万物而为言;其人之天无诗,虽勤之而无益,调之而无味。削桐可以成琴瑟,磨瓶其能成仞也哉!

唐人诗曰:“吟诗好似成仙骨,骨里无诗莫浪吟。”时帆先生,天先与之诗骨而后生者也,故其耽诗若性命。然有诗龁焉,与之坐卧;有诗友焉,与之唱酬;有诗话焉,抒其见闻识解。其笃嗜也,不以三公易一句;其深造也,能以万象入端倪。荀子曰:“不独则不诚,不诚则不形。”先生之于诗如此,其独且诚也!宜其形诸笔端,自成馨逸,仍然渊其志气,和其情,续乎其犹模绣也!

蒙以诗二册寄余校勘作序,枚老矣,其能以将尽之年,序先生未尽之诗乎!然读先生此日之诗,可以知先生他年之诗,兼可以知先生之为人于诗之外。何也?言为心声,诗又言之至精者也。试观汉、魏、三唐以迄两宋、元、明,凡以诗鸣者,大率君子多,金人少,方知圣人立教以诗为先,其效可觀矣。且心善则虚,虚则受。昔薛道衡有所缀文,必使颜籀据摭疵病,古传人大抵如斯。枚敢不“抑心所谓危,亦以告”耶?其应去应存,都已加墨,即书此一意,以弁诸卷首。乾隆癸丑四月既望,钱塘袁枚拜撰,时年七十有六。

该诗序作于乾隆癸丑(1793)四月,这年袁枚当是七十八岁,非信札落款所说的七十六岁,恐“六”为“八”之误刻。从信札可知,袁枚给法式善作序是应王葑亭之请,与法式善在《双佩斋诗集序》中所言吻合:“余始以诗质葑亭,葑亭缄寄袁简斋于江南,简斋加墨点定,作序文奖许推挹,皆葑亭意,余弗知也。”法式善又在《存素堂诗初集序》中云:“癸丑岁,检篋中已得三千馀首。吾友程兰翘、王惕甫皆为甄综之,汇钞两大册,寄袁简斋前辈审定。简斋着墨卷首,颇有裁汰。”据此可断定,法式善先是将程兰翘、王惕甫甄选出来的诗集寄给王葑亭,再由王葑亭寄给袁枚求序。

袁枚给王葑亭作的诗序今见《双佩斋诗集》（嘉庆十年刻本，南陵徐氏藏书，今藏国家图书馆）卷首，今人王英志校点的《袁枚全集》未收录，录如下：

昔蒯通著书八十一篇，号曰《雋永》，书虽不传，而其所以命名之义，可绎而知也；温子昇云：“文章易作，逋峭难为。”子昇之文亦不概见，而当其落笔时，所趋尚者，又可想而得也。当今之时，能兼二子之长者，其惟葑亭给谏乎？

余二十年前读《双佩斋诗》而爱之，屡采精英纂入《诗话》。今年葑亭从都下手抄各体来索余序，读之，耳目扩而愈广，功力进而愈上。或驰骋以肆才，或研阅以穷照；或音情顿挫，或藻思芊绵。能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，不屑寄人篱下。所谓斯文如日月，虽终古习见，而光景常新，葑亭殆无愧焉！虽然，诗者，持也，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。人无性情之可持，于是以剿袭为诗，以摹仿为诗，以填写典故为诗，而诗之道日亡。葑亭之为人也，义心清尚，真想存衿，与冰襟相对，如惠风中人，倏然自远。闻其成进士，补秋曹，骑骢马巡城，不为官所累。退食之余，犹亲简编，嬉群雅，与一二骚人硕士举杯相於，其风味已加人一等矣。且长安人才如海，持如椽之笔愿为葑亭作皇甫士安^①者，不知几辈，而葑亭睨而不顾，必执讯寄声，远求三千里外之空山一隻，此其性情为今之人欤？为古之人欤？昔夫子与子夏论诗曰：“窥其门未入其中，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？前高岸，后深谷，冷冷然不能见其里，所谓精微者也。”夫精微即雋永逋峭之谓也。嘻！非葑亭，其谁能语于斯？乾隆壬子元日，钱塘袁枚。时年七十有七。

两序结尾本都引了孔子论诗之语，后袁枚发现雷同，将法式善序文的引文改为荀子语，即现存《存素堂诗初集序》中所引用的“不独则不诚，不诚则不形”（出自《荀子·不苟》，但与原文有出入，原文为：“不诚则不独，不独则不形。”）《双佩斋诗集序》所引孔子与子夏论诗之语出自《韩诗外传》，《随园诗话》卷二亦引此段文字。所引文字与原文略有出入，原文为：“孔子曰：‘窥其门，不入其中，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？然藏又非难也，丘尝悉心尽志已入其中。前有高岸，后有深谷，冷冷然如此，既立而已矣。不能见其里，未谓精微者也。’”

洪稚存即洪亮吉^②，“诗龛四友”之一，与袁枚和法式善均私交甚密。法式善曾有诗批评当时的肌理派故意在诗作中炫耀学问之弊：“东月扬海头，西阳抑山脊。两大景常新，四时境屡易。胶柱与刻舟，一生勤无益。”（《读洪稚存亮吉编修诗集》其二，载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三）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六亦引

^①士安，即皇甫谧。皇甫谧（215—282），字士安，号玄晏先生，安定朝那（今甘肃平凉西北）人。

^②洪亮吉（1746—1809），阳湖（今江苏常州）人。清代经学家、文学家。初名莲，又名礼吉，字君直，一字稚存，号北江，晚号更生居士。

该诗。刘太史，即刘锡五^①。何水部，即何道生^②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，法式善与刘锡五、何道生等八位好友在京师组成“城南吟社”，并作《城南雅集图》，图中八人被称为“城南八友”。札中所云《山右两贤歌》即《山右两贤歌兼寄法时帆学士》，今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四，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四亦记载此事。

致法式善二

袁枚顿首时帆先生阁下：

去冬，从葑亭给谏处接到手书，知枚所撰诗序，已登青盼。大集标新领异，卓然可传，原不必以士安之一序为轻重，枚年衰才尽，李汉、裴延翰之名，转因序昌黎、樊川而得传耳。蒙奖许殷勤，适增惭汗。枚新年七十有九矣，推排人世一老物耳，而海内士大夫，每为不识面之知己，勤勤恳恳，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札中云：“欲仿安南林蔗园故事，约澄斋、兰士诸君子各画一小像，以修士相见礼。”如此苦心高谊，虽古来刻意怜才者，所未有也。二月间，枚有苏杭之游，赴友人三游天台之约，端阳前后归来，当令画工写龙钟状貌，作朋友之先施，但恐无传神阿堵之笔耳。

命寄续集，敢不以蚓投鱼，奈七十以后，精已消亡。古大家如香山、放翁，尚有暮齿颓唐之病，枚故十五年前即有“莺老莫调舌，人老莫作诗”之戒。孔子曰：“及其老也，戒之在得。”所谓“得”者，非贪富贵，私子孙之谓。倘贪长生寿考，贪后世虚名，是皆得之，宜戒者也。鄙见如斯，故诗文俱少，然而忍俊不禁，间有落笔留稿者寥寥数篇，容俟五六月间梓成后，一齐寄上求教。

闻阁下收藏宋元人集，至百余种，可称大观。枚恨不得与校雠之列，自惭书仓所购古人文集至三唐、北宋而止，元明以下自郤无讥。悔见闻之狭，然已目不暇接矣。书成，望即寄观，甚幸！甚幸！藉便裁覆，恭贺新禧！不宣。

枚有《随园随笔》三十卷，继《容斋五笔》而作，以考据之学，素性不喜，故奇中丞^③谋为代刻。枚力辞得免，或天假之年，再加删增，必当抄一部寄公鄴架，备阅览也。又及。

（首钤“尺素书”朱文长印，尾钤“袁枚”白文方印、“长相思”白文方印）

按，该信札写于1794年。袁枚给法式善所作诗序今见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首。据袁枚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七、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八的《寄奇方伯》“明春倘蒙福荫，老物犹存，将践孙令宜廉使同游天台之约之语”和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四《二月二十八日出门重游天台》一诗可知，乾隆五十九年

①刘锡五（1758—1816），字受兹，又字澄斋，山西介休人，历官武昌知府，著有《随侯书屋诗集》。

②何道生（1766—1806），字立之，号兰士，山西灵石人。历工部主事、员外郎、迁御史等职。与袁枚、法式善、张问陶等唱和。著有《双藤书屋诗集》十二卷。

③奇丰额，字丽川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历贵州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等职。

(1794)二月二十八日,袁枚应友人孙令宜之邀,从南京出发,途经杭州重游天台。据《随园诗话》卷二知,孙令宜即孙嘉乐,袁枚世交,时任杭州观察。

法式善曾请袁枚寄诗集,袁枚托程明憭县令付与法式善,法式善有诗《程立峰明憭大令贻袁子才枚太史诗册》、《题小仓山房诗集》(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二)记此事。《随园诗话》卷十一第十五则也记载了此事。正因为袁、法二人素未谋面,所以法式善在给袁枚的信中说:“欲仿安南林蔗园故事,约澄斋、兰士诸君子各画一小像,以修士相见礼。”袁枚回应说,天台之游结束后,令画工写龙钟状貌寄给法式善。袁枚在《答何兰士太史》亦提及此事:“近读时帆先生札:‘想仿安南林蔗园之法,约二、三知己,各画一小像相寄,庶几神传纸土,缘了心中。’善哉言乎!”(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九)

后法式善又曾请求袁枚寄续集,但袁枚在此信札中说自己“七十以后,精已消亡”,诗文渐少。袁枚本人在《人老莫作诗》一诗中也说自己年老后,少有诗作:“莺老莫调舌,人老莫作诗。”(《小仓山房集》卷二十五)《随园诗话》卷十四第六十条亦有类似的言语:“诗者,人之精神也;人老则精神衰憊,往往多颓唐浮泛之词。香山、放翁尚且不免,而况后人乎?故余有句云:‘莺老莫调舌,人老莫作诗。’”今存《小仓山房集》共八十二卷。计编年诗集三十七卷,补遗二卷,文集二十四卷,续文集十一卷,外集文八卷。从所署时间来看,大多是青壮年时期所创作,晚年作品较少,符合信函中所说“七十以后……诗文俱少。”

据清嘉庆十二年刻增修本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二《宋元人集钞存序》知,法式善从乾隆三十七年开始搜罗宋元人集,“十五年,得宋人集八十九家,七百七十七卷,得元人集四十一家,三百二十八卷,装潢为一百七十七册。”

《随园随笔》乃考据文字之作,本三十卷,今存二十八卷。袁枚在《随园随笔序》(《小仓山房集》卷二十八)和《寄奇方伯》(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八)一札中亦较为详尽地叙述了该书的编纂情况。奇中丞本欲刊刻,终因袁枚力辞得免。

致法式善三

袁枚顿首覆时帆先生阁下:

书来,如接馨咳。深慰!《老怀诗》二册,且吟且喜,欲罢不能。谨弁数言于卷首,以志钦挹之忱。非应先生之请也,实有所感动于中而不能自己也。枚老矣,见近今之才子诗人,或意气之雄,或学问之博,亦竟有驾轶先生者。若夫息之深之,扣之寂之,按脉切理,精思诣微,得弦外之音、味外之味,则未有如先生者。此中消息,非同尝者不能道其所以然。昔人诗曰“五尺丝桐三尺竹,伯牙师旷两沉沉”,其斯之谓欤!卷中误字及失落一字者,加签标出;有句未浑成、用韵未稳者,亦为点出。相知既深,则古之愚也,直而已矣。一笑。四月望日状上。

(首钤“小仓山房”白文方印,尾钤“云想衣裳”朱文方印、“子才的笔”朱文方印)

后又补充：

八十衰翁文不作楷，为先生故，聊覆试之，如小童生又赴一场县考，夫子哂之。

按，该信札写于1795年。遍检今存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、《存素堂诗稿》、《存素堂二集》、《存素堂续集》均未见袁枚信中所说的《老怀诗》，法式善的诗作曾大量散佚，《老怀诗》恐也在散佚之列。法式善在《答简斋先生书》中说：“谨呈旧稿二帙，觐兹梗概，可括绪余。倘蒙先生不废土壤细流，书数言或数十言，弁诸简端，感且不朽。”（《续同人集》）疑函中所言“《老怀诗》二册”即法式善信中所言的“旧稿二帙”。惜袁枚所作弁言及圈点稿今已不存。

致法式善四

时帆先生阁下：

久疏芳讯，思何可支。想年来雁少鸿稀、月落云停之感，先生亦同此拳拳也。未审诗瓮中添几许珠玑，醉几番风月？读自题数语，云：“情有不容已，语有不自知。天籁与人籁，感召而成诗。”想见天机清妙，超超元箸，古人所谓“须其自来，不以力构”即此，二十字包括《三百篇》矣。当今大雅扶轮，非先生而谁？枚今年八十矣，山居无俚，将平生陈迹，仿东方自赞之例，赋诗十章，录稿呈教。或先生与之所至，见赐数章，真乃百朋之锡，不必次韵，不必限数，并不必拘体，方是天籁人籁之说也。

启者吴江秀才郭麐，槃槃大才，有茂陵唐生、九江祝子之家风，故赤贫，久困场屋，特来战其艺于京师，向枚索数函书，谒见前辈。枚告知曰：“昔子瞻兄弟为张方平所知，张公自以为力不足以振之，故为之介绍于欧公，而二苏之名遂以大振。”阁下当今之欧公也，愿阁下读所著作，嘉其所已能者，勉其所未能者，有以训诲而裁成之，谅亦大君子所乐闻者耶！宋林逋省隐孤山，而性好荐士于朝，为人所笑。枚亦未免蒙此一讥，伏希夫子哂之，肃此顺候！枚再拜状上。

（尾钤“袁枚”白文方印、“华里神仙”朱文方印）

按，该信札写于1795年。袁枚论诗主“性灵”，法式善论诗主“性情”，虽有差异，但二人惺惺相惜，袁枚屡次赞誉法式善诗文“天机清妙”。是年，袁枚写有《八十自寿》（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六）组诗，共十首，诗成后和者如云，亦曾寄法式善求教，法式善亦赋诗两首，今见袁枚《随园八十寿言》卷三。

郭麐^①与袁枚早在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就已相识，还曾学诗于袁枚，他本人在《呈随园先生袁枚》（《灵芬馆诗初集》卷一）中详尽记述了二人相识、及交往的情形。陈用光在《郭频伽续刻文稿序》（《太乙舟文集》卷六）中云：“频

^①郭麐（1767—1831），字祥伯，号频伽，又号邃庵居士、苕萝长者，江苏吴江人。游姚鼐之门，尤为阮元赏识。工词章，浙西词派的末期人物，善篆刻。嘉庆时为贡生，嘉庆九年讲学戴山书院，喜交游。著有《灵芬馆诗集》、《蘅梦词》、《浮眉楼词》等。

伽与余少同受业于姬传先生,学诗于简斋先生。”祝德麟在《吴江秀才郭麐以所著诗词来谒题赠二首》(《悦亲楼诗集》卷二十四)诗注中亦云“秀才尝受业于袁简斋姚姬传二公,姚主钟山讲席”。

乾隆六十年(1795),郭麐赴京参加京兆试,临行前向袁枚索书,袁枚托郭麐带此封书札给法式善,并致书王友亮等人安排接待。郭麐《鬯余丛话》卷二有记载:“乾隆乙卯,余应京兆试,随园先生以书介于葑町(按:王友亮号“葑亭”、又号“葑町”),时方为给谏,延接殷重,与穀人祭酒壶觞见招。”又,《(嘉庆)嘉善县志》卷二十五记载:“(郭麐)乾隆乙卯赴北闱,法时帆学士先施纳。”法式善对郭麐多褒扬之词,曾赞许其诗“清雄”。郭麐本人也说:“乙卯岁,余应京兆试,先生为大司成。未试前余避嫌未及晋谒,先生已知其姓名。监中试毕,呼趋。访余于金司寇坻弟,所以助励期待之者甚厚。下第出都,犹拳拳执手,望其再躅省门,书联见送。”(《灵芬馆诗话续编》卷五)

致法式善五

袁枚顿首时帆先生阁下:

八月中旬,接奉手书,惊闻去岁太老先生去世之信,关河间阻,不获赍磨镜具来,献生刍一束,曷胜怅歎。比稔阁下拥三千都讲,作国子先生,佇见太学人文蒸蒸日上,实深颺庆。蒙寄新诗两纸,业已露盥兰熏,朝披夕讽,如听钧天广乐之音,不觉首之至地也。兼闻阁下有俯和枚《自寿诗》,以萧韶之雅奏,答瓦缶之微鸣,雕饰朽株,定多异采,亟思一睹为快。现在海内以诗见祝者,已得千馀首,辑为一编,惟冀瑶笈早贲,以冠群言,当不啻庐山九锡之荣焉!望望至承,招令扶杖,重拜阙下。

枚非无西笑之心,第久息蓬茅之影,李青莲所谓“朝心不开,暮发全白”者,枚之谓矣。况尚有四年,方能重赴琼林,恐未必尚能等待。惟望阁下秉节南来,使闲鸥野鹤,得一瞻威凤光仪,是则私心之所惓惓者耳。兹因羽便,肃此布候近祺!惟鉴不宣。

(首钤“尺素书”朱文长印,尾钤“袁枚”白文方印、“己未翰林”朱文方印)

按,该信札写于1795年。据法式善《本生府君逸事状》(《存素堂文集》卷四),知其父卒于乾隆五十九年(1794),可见该手札写于1795年。乾隆五十九年(1794),法式善升任国子监祭酒,故袁枚在札中称其为“国子先生”。

检法式善现存诗集,《存素堂二集》所收的是嘉庆戊辰(1808)至嘉庆壬申(1812)年所创作的诗歌,《存素堂续集》所收的是嘉庆癸酉(1813)年至去世所创作的诗歌,《存素堂诗稿》所收咏物诗亦是诗人晚年所写。故信中所言两纸“新诗”当是法式善1794年至1795年期间所创作,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五收甲寅(1794)至乙卯(1795)诗80首,这80首应当是两纸“新诗”的一部分,至于“新诗”更具体的情况今已不得而知。阮元《梧门先生年谱》亦

未提及此事。

是年，袁枚八十岁，写有《八十自寿》（见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十六）组诗，共十首，曾遍于海内征索和诗，法式善亦在受邀之列，但其贺诗久未至，故袁枚在这封书札中再次催促。后法式善亦赋诗两首，今见袁枚《随园八十寿言》卷三，诗序云：“简斋前辈以乾隆乙卯三月二日八十寿，徵海内能者以诗文献善。鄙陋既甚，复以寿诗为难，寿先生为尤难，屡起草辄止。先生逋次致书敦迫，且寄言王葑亭太常，谓必得余诗始甘心焉。”袁、法二人虽惺惺相惜，但素未谋面。周廷案亦在跋中说：“随园先生以诗文雄海内，虽门庭广大，赏契甚微，梧门夫子，千里神交，委心折服。”故袁枚在此信札中还邀法式善南游，并表达了期待与其会面的心意。

致法式善六

时帆先生阁下：

郭秀才从京师归，得手札。知秀才未投书之前在国子监两番考试，俱蒙拔取第一总。而投枚荐书，彼此大笑。方知三千里外，我二人衡文之眼，爱才之心，若合符节，惊喜踴足，屣为之穿。

阁下札中，将枚八十年来一生遭际，当然而竟不然、不然而竟然详言之，以慰郭生。其立意之深、用笔之妙，非深于古文者，不能如斯之曲折以达也。因念近日诗教尚行，而古文之道颇衰，多缘考据家误以训诂琐碎为文，而班、马、韩、欧气脉永断。阁下起而振之，如景庆星云重丽于天，如咸韶雅乐再闻于耳，枚及于吾身亲见之，能无喜溢于颜哉？且向日但知阁下诗学深纯，而不知文心又复如柳子厚之雅健，遂不禁有山鸡舞镜之思，谨献古文散体全部，求阁下教之海之，勿以老耄而弃我。幸甚！幸甚！

蒙寄《石鼓文》二册，谢谢！尤爱己未题名碑一纸，羊叔子竟觅得前世金环，悲喜交集，不特老身叩头，兼为世世万子孙叩头也。兹因小门生周之桂来京会试之便，托带数行。其人倜傥不群，诗词俱妙。其父青原舍人，走军机时谅必与公有一面也。并候眠食。不宣。嘉庆元年元宵后十日，随园老人枚拜书于小仓山房七百本梅花窗下。

（尾铃“袁枚”白文长印）

按，该信札写于1796年。前有周宗杭的题识，提及了诗龕藏随园手翰的情况：“随园寄诗龕十六札，装为两册，前二札皆随园手书。其论诗龕文云：‘立意之深、用笔之妙，非深于古文者，不能如斯之曲以达也。’观斯数语，倾倒可谓至矣！”李懿曾跋说这十六札信函到嘉庆壬戌（1802）仅存八札，何时散佚，不得而知。金学莲的题识提及了袁枚“字不佳”和“子才的笔”这两枚印章。此外，札中还有吴嵩梁的记，陈居震、韩调、汪学瀚的志，蔡之定、董士锡、汪正鋈、正燮、董士锡的题识。

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郭麐赴京参加京兆试，“两试成均皆第一”（法式善

《金手山学莲出所著商定》，载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六），故袁枚在该信札中说：“知秀才未投书之前在国子监两番考试，俱蒙拔取第一总。”但最终还是下第出都，回乡时，法式善托其带手书一封给袁枚，惜今已佚。袁枚还在该信札中严厉批评了乾嘉时期颇为盛行的考据之学，他认为当今“古文之道颇衰”的原因在于“考据家误以训诂琐碎为文”。他本人在《随园随笔序》中明确说：“著作之文形而上，考据之学形而下。各有资性，两者断不能兼。”在《与程戴园书》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古文观：“考据之学，形而下，专引载籍，非博不详，非杂不备，辞达而已，无所为文，更无所为古也。……以考据为古文，犹之以火为水，两物之不相中也久矣。”（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三十）在《与孙甫之秀才书》一文中，袁枚更是表达了对当时文坛古文衰弊的不满：“奈数十年来传诗者多，传文者少，传散文者尤少。所以然者，因此体最严，一切绮语、骈语、理学语、二氏语、尺牍词赋语、注疏考据语，俱不可以相侵。”（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三十五）在《再答黄生》中也说：“近日海内考据之学，如云而起。足下弃平日之诗文，而从事于此，其果中心好之耶？抑亦为风气所移，震于博雅之名，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？”（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四）

袁枚古文作品大多符合义理之法，文字清正雅洁。袁枚曾将自己的古文散体作品全部寄给法式善，希望得到法式善的教诲。法式善在《读随园先生〈全集〉赋呈》一诗中回应说：“古人所有公尽有，三唐两宋皆前型。……我愿世间才子弃故技，更授要道如梦醒。宝此一编诵万遍，肾肠心腑皆珑玲。遣言用意自绝俗，何用琐屑模拟衣冠优孟己君形。”（《续同人集》）

法式善还曾寄《石鼓文》二册给袁枚，袁枚为了答谢，曾托门生周之桂带书信给法式善，可惜今已佚。周之桂^①，内阁中书周青原^②之子。周青原生平言行不苟，工诗古文辞，为袁枚所重。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二：“周青原舍人，一家能诗。余已录其室沈氏、其子之桂之诗矣。今春，其幼子之桐亦以诗来，殆不减谢家昆玉也。”

致法式善七

袁枚拜谢时帆先生阁下：

七月望日，王葑亭太常递到寿言二首。欣喜无量！真《焦氏易林》所谓“心得所好，口常欲笑”，感甚！谢甚！诗首句即言“寿诗之非古”，真老作家之名言。宋元以前从无此题，枚集中凡遇此题，多不存稿，有不得已而存者，则改题为“赠某某”而已。不图先生所见与我相合，奈去年犬马齿增，所得寿诗、寿序至千余首，其中颇有佳者。门下士戈小莲梓而存之，既已成

①周之桂，字玉犀，上元人，乾隆五十九年举人，官安徽知县，著有《午塘词》。

②周青原，名发春，字卉含，号青原舍人。早慧嗜书，乾隆乙酉，以选拔充贡，是年南巡召试，赐举人，授官中书，充方略馆纂修，著有《玉照山堂诗》、《玗镜轩词》及《悦心随笔》、《辨讹琐语》、《指误旧闻》诸书。其生平事迹见姚鼐《周青原墓志铭》。

集，列姓名“某某”，则岂可？

以阁下之才思交情，而竟付诸阙如之例。以故鹤望者半载有馀，而今竟求则得之，真何幸耶！枚虽老耄，结习难忘，平昼闲居，偶读阁下《极乐寺看荷花》五古一章、《净业湖待月》二绝，真《世说》所谓“超超元箸”，司空图所谓“不著一字，自得风流”，非时下麤才所能领略。故已刻入诗话，中秋后梓成，再当寄上。先肃数行，小申谢悃。恭候近祉，统希朗鉴。不宣。中秋后二日。

（首钤“尺素书”朱文长印，尾钤“袁枚”白文方印、“己未翰林”朱文方印）

按，该信札写于1796年。首有彭蕙支识，末有周春溶识。

袁枚八十寿辰之时，法式善写有寿言两首，托王葑亭递交，今见袁枚《随园八十寿言》卷三，但首句并非袁枚信中所说“寿诗之非古”，而是“我本不工诗”。而袁枚八十寿辰时，王葑亭只写有《祝随园先生八十寿序》，并未写寿诗。遍检《随园八十寿言》及法式善诗集，亦未见首句为“寿诗之非古”的寿诗。袁枚《丽川中丞五十寿诗并序》第一句为：“寿诗非古也，古之人随时可以为寿诗。”（《小仓山房集》卷三十五）疑袁枚恐误记，将此序中的第一句误记为法式善所写。

戈小莲即戈宙襄^①，袁枚侄婿。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四：“吴门戈小莲，吾家侄婿也，诗笔清矫。”袁枚八十寿辰时，海内外名士所赠寿诗、寿序是由戈小莲整理成册的。袁枚在乙卯年闰二月往杭记笔中记录：“晚间吴江李五世兄送贺仪、寿仪，与戈小莲同来，金学莲弟兄同来。戈小莲以刻寿诗为己任。余令其自作序一篇。”（引自王英志发现并整理的手钞本《袁枚日记》）信札所引法式善的这两首诗均收录在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卷三中，《随园诗话》补遗卷六亦论及这两首。

致王葑亭

枚顿首葑亭先生阁下：

日内六世兄来，得悉监试北闱，致孔翔公子不得援旄而登，殊可惜也。且喜明岁正科在即，鹿鸣呦呦，正可倾耳听之。夏间曾有一信托寄明我斋，刻下接渠来书，云未收到，不知何故？又，寄张船山《七古》一章、信一封，亦未得其回音。俱乞阁下替我一查，以慰狂念。八十衰翁，事事都不省记，衰可知矣。预作《自寿诗》十章，抄呈和削，不必次韵，不必限数，并乞命治书苍头再录四张，分致时帆、澄斋、兰士、船山四君子，教之和之，勿以老耄而弃我也。又，答明我斋一函，务求致到为感。九月二十四日。

孔祥世兄不及另札，乞为问好。

^①戈宙襄（1765—1827），字小莲，江苏元和（今苏州）人，清藏书家。家藏善本书甚多，著书时，左图右史，恣意博览。校勘古籍不遗余力，史称“丹铅不去手”。著有《大儒传道录》、《名道传经录》、《半树斋文稿》等。

(首钤“小存仙”朱文长印,尾钤“随园亲笔”白文方印)

按,该信札写于1795年。后有“诗龛四友”赵怀玉之记,记录了法式善与袁枚七札书信,与王葑亭一札书信的大概情况,与今本《随园手翰》和《简斋的笔》同。还有“诗龛四友”之一吴锡麟的跋,论述了袁枚尺牍的珍贵。

信中提及的“六世兄”生平不详。据姚鼐《惜抱轩文集后集》卷七《中议大夫通政司副使懋源王君墓志铭并序》知王葑亭“乾隆丁未科会试,癸丑科武会试,皆为同考官”。孔翔,即王葑亭仲子王麟生^①。又据姚鼐《中议大夫通政司副使懋源王君墓志铭并序》,王葑亭共有三个儿子:“夫人潘氏生三子,太学生行恕,贡生麟生,候选府通判凤生。”又,法式善在《补梅书屋诗草序》(见《双佩斋诗集》附补,嘉庆十年刻本,南陵徐氏藏书,今藏国家图书馆)中说香圃是王葑亭的仲子:“香圃明经,为葑亭太仆仲子,工近体,尤工七言。”

但袁枚《随园诗话补遗》卷六云:“葑亭给谏之次子王凤生,年十七,孔翔之弟也。”法式善《王葑亭双佩斋诗集序》也说王凤生是王葑亭的仲子:“今年葑亭仲子凤生奉遗集乞勘定,余为芟汰存诗千首,皆寄托高远,意味深厚,有合风雅之旨者,存此亦足以慰葑亭于地下矣。”(《存素堂文集》卷二)袁枚和法式善所记皆误,王凤生是王葑亭的季子,而非仲子。吴嵩梁在《双佩斋诗集》序中也说王凤生是王葑亭季子:“其季子竹屿(即王凤生)通守,始持所著《双佩斋诗集》二十四卷以授嵩梁,征为序。”同为《补梅书屋诗草序》作序的张问陶也说王凤生是王葑亭的季子:“香圃弟竹屿与予订交稍晚,诗才秀上,如眉山之有小苏也。今年复来都门,将梓太仆诗集而以香圃遗稿附之。”

时帆即法式善、澄斋即刘锡五、兰士即何道生、船山即张问陶^②。袁枚暮年因洪亮吉推荐与船山神交,书信往来甚多,对其赞赏有加,称其诗沉郁空灵,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,视船山为“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”(《答张船山太史》,见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七)。今《小仓山房诗集》卷三的《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》一诗即袁枚信中所言的《七古》。今袁枚《八十寿言》中仅见法式善、何道生和张问陶的和诗,未见刘锡五和诗。

明我斋即富察明义^③,与袁枚文字往来频繁,乾隆六十年(1795),袁枚写有《八十自寿》七律十首,明义依韵和了十首,后袁枚编《随园八十寿言》时,选了七首。信中所说“答明我斋一函”指的是《答明我斋参领》,见于《小仓山房尺牍》卷五。

作者工作单位:王红霞,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、国家图书馆

汤洪,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

①王麟生(1771-1799),字孔翔,号香圃,贡生。曾任河南分守河北兵备道等职,著有《补梅书屋诗草》。

②张问陶(1764-1814)清代诗人、书画家。字仲冶,一字柳门,亦自号“蜀山老猿”。曾任翰林院检讨、都察院御史等职。著有《船山诗草》20卷,《船山诗草补遗》6卷。

③富察明义,生年不详,满洲镶黄旗人,喜欢饮酒赋诗,著有《绿烟琐窗集》等。